

南唐書

冊二

南唐書卷第九

劉高盧陳李廖列傳第六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初爲羣盜戰敗奔吳事武王數有功王遇之厚嘗召信計事醉不能言王嫚罵之信卽仗一劍棄去左右請追之王曰信醉耳醒當復來明日果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宣王建國加征南大將軍唐莊宗滅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信燕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未知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酒屬昭文曰幸而中此願爲我飲一發中之烈祖受禪以舊故贈太師彥貞信第四子以父任爲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復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

中號曰劉一箭吏事亦以強濟見稱遷濠州節度使
移壽州始贖貨自殖市肆不問貧富槩出資助之而
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託
以浚城濠決水入濠中民田皆涸而督賦益急皆賣
田去彥貞擇尤膏腴者以下價售之乃復瀦塘水如
初歲入不可勝計時南唐政衰用事者多貪墨彥貞
廣賂遺以致聲譽於是魏岑等雜然推倡其用兵治
民之能以爲一面長城在鎮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
遽以固其位久之乃入爲神武統軍及周師侵淮南
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州次來遠鎮兵
車旗幟巨數百里戰艦銜尾蔽淮而上周將李穀慮
我師斷浮橋腹背受敵燒營退保正陽彥貞雖名將
家子生長富貴初不練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延翰成

師朗皆鬪將無籌略見周師退以爲快惟恐不得速
戰士未及朝食卽督以進遇周將李重進於正陽東
彥貞置陣橫布拒馬聯貫利刃以鐵繩維之刻木爲
猛獸攫拏狀飾以丹碧立陣前號捷馬牌又以革囊
貯鐵蒺藜布於地周兵望而笑其怯銳氣已增一戰
我師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死于陣南唐喪地千
里國幾亡其敗自彥貞始雖死王事議者不與也後
數年贈中書令諡曰壯亦不復錄其孤云

高越字冲遠幽州人精詞賦有名燕趙間盧文進鎮
上黨具禮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徙安州越又從
之遂爲其掌書記文進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
士因以妻越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爲祕書郎烈
祖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

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保大初文
進卒有欲傾其家者越上書訟之黜爲蘄州司士參
軍語在文進傳就遷軍事判官與隱士陳曙爲物外
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仍徙廣陵令還判吏部歷事
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
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詞采溫麗元宗以爲稱
職不徙官者累年後主立始遷御史中丞勤正殿學
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國史卒年六十二謚
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爲給葬費世歎其清兄子遠
遠字攸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爲人夷雅冲淡而
遇事有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禪招來四
方秀傑得遠以爲祕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校書郎兼
太常修撰遂爲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

紫使典戎府書檄歷禮部員外郎樞密判官侍御史
知雜史館修撰起居郎知館事遂爲勤政殿學士國
初命兵部尙書陳濬修吳史未成而卒其後頒史職
者多貴游或新進少年纂述殆廢遠自保大中預史
事始撰烈祖實錄二十卷敘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
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遠又
自撰元宗實錄十卷未及上會屬疾取史稿及他所
著書凡百餘卷悉燔之卒年五十七贈給事中諡曰
良後主欲修國史訪稿于其家無復在者遠有精識
方邊鎬入潭州湖南悉平百官入賀遠獨曰我棄楚
亂取之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者愕然以爲
過及後如所料乃皆服其先見

盧文進字大用幽州人事後唐明宗至安州節度使

事具五代史晉高祖起晉陽與契丹耶律德光約爲父子文進少嘗事契丹娶虜公主爲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衆數萬來歸至是不自安且本燕人尙氣不能屈於晉乃決計歸吳時烈祖輔吳爲齊王將受禪吳遣將祖全恩以兵二千陣於安州近境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拜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鎮俸卒馮延己惡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越乃上書訟文進冤指延己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己方用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蘄州司士

參軍而盧氏亦賴以得全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曰此謂之筮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又嘗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云

陳覺揚州海陵人烈祖以東海王輔吳作禮賢院聚圖書萬卷及棊奕遊戲之具以延四方賢士政事之暇多與之講評古今覺亦預焉烈祖居金陵以次子景遷留東都爲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輔政命覺爲之佐謂曰吾蚤寡與賢士相接今老矣尙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君子無憚也景遷卒還朝爲宣徽副使烈祖晚多暴怒近臣多得譴罰覺心懼稱疾家居累月以宣遺詔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

元宗不從遷光政院副使太僕少卿覺有兄居鄉里時海陵已爲泰州覺兄犯法刺史褚仁規笞之覺挾私怨密譖仁規貪殘侍御史王仲璉亦劾之元宗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章自訴元宗命覺馳往鞫之仁規惶恐伏罪覺還條其罪狀甚衆詔賜死覺之竊弄威福蓋始于此覺與李徵古皆宋齊丘客徵古者袁州宜春人於齊丘有中外事齊王景達爲宮官齊丘告歸九華逾年不召徵古使其僚謝仲宣諷景達言于元宗曰齊丘先帝布衣之舊雖不用不當棄之齊丘旣召歸益以腹心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時唐兵初得建州諸將請用其鋒攻取福州齊丘獨薦覺爲宣諭使召節度使李弘義入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閩地元宗意方向覺遂遣之旣至弘義倨甚覺

氣折不敢言歸至劍州恥于無功矯詔召弘義自稱
權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延魯將
之攻福州敗績衆潰而歸死者萬計亡失金帛戈甲
之類不可勝數朝論謂必死元宗亦怒欲寘軍法齊
丘上表待罪實營救覺等馮延己助之於是財貶斬
州逾年復起任事始與徵古爲死黨相倡和如出一
口淮南兵興我師屢北度不可復支元宗遣鍾謨李
德明孫忌王崇質使周世宗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
州以罷兵世宗不許而壽州日危蹙德明懼乃白世
宗言願寬臣數日之誅歸白寡君盡獻淮南地周乃
遣德明王崇質先還德明至金陵盛稱周兵之彊請
必割地元宗不悅齊丘覺徵古素惡忌及德明擿語
王崇質使異其詞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褊

忿知見排攘袂大言周師必克元宗遂斬德明于都
市覺徵古勢焰益熏灼道路以目德明既誅不復議
請盟乃命齊王景達率大兵拒周而以覺爲監軍使
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數有功覺忌
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歸爲樞密使如
故而徵古爲副使不以敗事自咎方相與挾齊丘爲
耐久計議事元宗前橫甚元宗嘗言及家國感慨泣
下徵古輒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涕泣何爲飲酒過
量耶乳保不至耶帝色變左右股栗而徵古驚然自
若司天言天文變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
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徵古遽以爲誠言輒曰天
命如此宜使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俟國事定歸
政未晚元宗亟召中書舍人陳喬草詔實出于憤怒

喬固陳不可元宗嘻笑而止周師益進世宗駐迎鑾
鎮元宗遣覺奉表貢方物覺至迎鑾見周之戰艦陳
列江津且南渡矣大懼請遣人取本國畫江爲界表
世宗可之覺頓首謝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以告畫
江稱藩奉正朔之議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錫賚豐
渥覺將發獻詩一首敘感別賜金器百兩初覺徵古
以德明請割地爲賣國誅死及是覺身自爲之使還
以兵部尙書致仕徵古先出爲洪州節度副使時晉
王景遂爲帥不堪徵古之傲狠常欲斬之自拘於有
司左右力諫乃已鍾謨自周還屢言齊丘覺徵古之
罪不可容覺嘗傳世宗之語告元宗曰聞江南拒命
謀出其相嚴續當殺續以謝我元宗知覺與續有宿
怨疑之謨請至周覆實其事元宗遣謨行以手表引

咎且言非續之罪世宗省表大驚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朕爲天下主其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具奏之元宗大怒齊丘旣斥覺亦責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遣殺之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于洪州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鏜爲給使吳攻宣州鏜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之不去城中復推立裨將周進思以拒吳鏜使德誠入城說進思降將行暴得疫疾委頓不克往乃改命球球旣至進思斬之擲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卽愈人皆異之鏜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積功爲江南馬步軍使與諸將圍潤州安仁義諸將每見仁義臨城督戰必嫚罵之德誠獨否及城破仁義操弓矢坐城上衆莫敢近德誠至仁義忽顧曰汝見我獨不失禮且有奇相他日將大貴

吾以爲汝功卽擲弓矢就執武王卽拜德誠潤州刺史歷撫虔洪三鎮節度使平南大將軍中書令烈祖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誠事吳最久至南唐之興又爲佐命首與周本勸進初無大勳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罕及者然爲人謙恭沉厚終始如一自洪州入覲烈祖命宮人逆勞于途百官班謁于都門入對日朝堂設次以待之昇元四年卒年七十八廢朝五日謚忠懿子二十八人第四子建勳

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德誠在潤州嘗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疑有變徙江州德誠猶慮讒間遣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妻建勳以女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勳家世將相又娶于徐氏爲其國貴

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交皆寒畯裘馬取具而已
烈祖鎮金陵用爲副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加左僕射監修國史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
至昇元五年猶輔政比他相最久烈祖鑒吳之亡由
權在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
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旨
行之烈祖雖從之未有命也建勳遽命舍人草制給
事中常夢錫劾奏建勳擅造制書歸怨于上烈祖得
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廣德宮主剛果有智
入謂烈祖曰吾父亡恙時兄亦嘗求見與李郎書今
何見負烈祖曰此自國事吾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
間也召見慰勉焉未幾復相元宗嗣立以開國勳勞
又聯姻戚尊遇之與宋齊丘埒每謂爲史館而不名

聽朝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人皆欣然
望治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
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未必能守
先朝基業也出爲撫州節度使建州之役諸將無復
紀律建勳請官出金帛贖俘掠還其家見聽及出師
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爲憂曰禍始於此矣召
拜司空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
墅於山中放意泉石或謂之曰公未老又無大疾恙
遽爲此舉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吾平生笑宋
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閑適爾疾
革遺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勿封樹立碑貽
他日毀斷之禍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諡曰靖及
南唐亡公卿塚墓鮮不發者惟建勳不知葬所宋齊

丘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然獨稱建勳曰李相清
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論曰李建勳非不智也知湖南之師必敗知其國且
亡皆如著龜然其智獨施之一己故生則保富貴死
猶能全其骸於地下至立於羣枉間一切無所可否
唯諾而已視覆軍亡國君父憂辱若己無與者方區
區請出金帛以贈俘虜真婦人之仁哉

廖居素將樂人仕烈祖元宗之間為人堅正不為當
國者所喜困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
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孱昏
而羣臣方充位保富貴國益削居素獨慷慨驟諫冀
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死井
中已而得手書大字于篋笥曰吾之死不忍見國破

也徐鍇爲文弔之以比屈原伍員後幾百年將樂父
老猶叩頭稱之盱江李觀爲之傳云

南唐書卷第十

張李皇甫江歐列傳第七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爲侍御史義方
旣就職卽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
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
糾彈至於人主好遊畋聲色說奢侈佞媚賞非功罰
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
御史爲不失職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爲乏而貪墨
陵犯傷風教棄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
先舉忠孝潔廉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
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
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
不諫上下苟且至于淪亡今臣誠不忍忘君親之義

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親札曰孤始受禪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綱詞皆讜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慝取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焉後之議者謂義方爲御史彈劾奸邪諫正過失則可若請舉善頒爵賞則爲奪輔相權矣然所言凜然守正有漢唐名臣之風惜其事跡散落不得盡載云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爲廝養以戰功貴事具五代史晉高祖時爲安州節度使任中門使胡漢榮漢榮貪戾專政失軍民心高祖遣賈仁沼代歸京師金全奏漢榮病不任行仁沼至酖殺之事聞高祖乃以馬全節代金全鎮安州漢榮懼給告日邸吏

劉珂密遣人馳報朝廷召公有異處分金全懼使其
從事張緯奉表詣金陵請降烈祖命鄂州屯營使李
承裕段處恭帥兵三千人逆金全陳于城外俟金全
出殿之而東承裕等至之夕金全帥數百人來奔而
承裕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數乃還晉將
安審輝追敗之于馬黃谷處恭死於陣承裕帥餘兵
扼雲夢橋復爲審輝所敗執而殺之金全至拜天威
統軍出爲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叛
來乞師魏岑查文徽議宜爲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
任元宗欲籍金全宿將威望以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沿淮巡檢使
師出沐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
自此轉戰以前耶勢必不相及徒爲國生事爾嘗會

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竝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募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軍而還不得為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多內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諡曰順金全卒後閩楚之役興用事者皆少年不更軍旅覆敗相踵周人棄我罷弊攻取淮南國遂衰削不復能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卒云

皇甫暉魏州人事唐晉事具五代史契丹入中原暉時為密州刺史與棣州刺史王建俱來奔元宗遣使具舟楫逆之將至暉念本起盜賊不自安至秦淮赴

水不死舟人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歙州刺史神衛軍都虞候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爲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躁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爲用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死暉鳳退保清流關周世宗親帥衆盡銳攻壽州而分兵襲清流暉陳山下周兵出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遯暉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踰城而入執暉鳳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憊欲暫坐及坐曰欲暫臥不俟命而臥神色自若曰臣非不盡力國事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屢與契丹戰安能如今日大朝兵甲之盛昨退保滁州城不意大軍攀堞如飛而入臣智力俱殫

故被擒耳世宗賜之馬及衣帶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子繼勳

繼勳少從暉兵間爲軍校以父死難擢將軍歷池饒二州刺史頗以吏事稱入爲神衛統軍都指揮使諸老將繼死繼勳雖尙少且無戰功徒以家世遂爲大將資產優贍名園甲第冠于金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及開寶中大兵傅城繼勳保惜富貴無効死之意第欲後主亟降聞諸軍敗績則幸災見于詞色偏裨有募死士謀夜出奮擊者輒鞭而囚之自度罪惡日聞稀復朝請後主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內結傳詔使一切蔽塞及後主登城見王師旌旗壘柵彌徧四郊始大駭失色繼勳從還至宮乃以屬吏始出宮門軍士雲集鬻之斯須皆盡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博學工屬文後唐明宗時擢
第爲河南府館驛巡官坐秦王重榮事奪官南奔烈
祖輔吳用爲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
國初改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烈祖殂元宗以喪亂
之後因恤舊典散亡命文蔚以給事中判太常卿事
與韓熙載蕭儼共加討論時稱其精練保大初遷御
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巳當國與弟延魯
魏岑陳覺竊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
謝國人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奏曰賞罰者
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自
私怒陛下踐阼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魯魏岑陳
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
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

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罹譴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冰言者恟恟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敕曰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尚爲越職況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奸險尚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夢錫宥密擢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于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托痛其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

而三凶邀利迭爲前卻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
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死亡穀
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
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彝持之於外構成罪狀
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
未殄枝榦復生馮延己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
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歛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
墳土未乾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率狐
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延己母封縣太君妻爲國
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憎咫尺
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
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蝕日月之
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己蛇豕成性專利

無厭逋逃歸國鼠奸狐媚讒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
延己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親王侍燕誼譁遠近
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
奪君恩爲己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
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先帝卑宮勤儉陛下守之
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于內殿
亭觀之侈踰于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覲西苑
會燕捨爵策勳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己用意
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賞無感勵之
心將校爭功誼動京邑奸謀詭計誑惑國朝致漳州
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
空虛福州之役岑爲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
兵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遛畏懦者斬

律云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掩覆者皆斬昨敕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己出岑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竝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諸鄰邦我爲強國奈何賞罰大柄肆奸宄之謀軍國資儲爲凶狡所散昨天兵敗衄統內震驚將雪宗廟之羞宜醢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衆怒今民多饑饉政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鄰北有霸強之國市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軫慮殷憂誅鉏虺延己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魯以宋齊丘救解復皆不死

延己雖蹇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己制百官在廷常夢
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文蔚疏耳逾年召還
南唐建國以來憲度草創言事遇合卽隨材進用不
復設禮部貢舉至是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舉略
用唐故事放進士盧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元宗問
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
相半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歎中書舍人張緯後
唐應順中及第大銜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第進相
與排沮貢舉遂復罷矣保大十年卒年五十二謚曰
簡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詣闕上書曰臣近遊潭
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偶逢聖代初非將才措置乖刺
大失人心致奉節兵燹夜呼噪共焚譙門會明而遁

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
不爲虞乃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
軍使昌延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
幕府無賢才是禮不足得士也號令朝出夕改是信
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
帥濟師以全境土書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
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
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辭不受而卒

南唐書卷第十一

馮孫廖彭列傳第八

馮延己字正中一名延嗣廣陵人父令頽事烈祖至
吏部尚書致仕嘗爲歙州鹽鐵院判官刺史滑言病
篤或言已死人情頗詢詢延己年十四入問疾出以
言命謝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烈祖
起家授祕書郎元宗以吳王爲元帥用延己掌書記
與陳覺善因覺以附宋齊丘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
之於是無居己右者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不能
去延己負其材執狎侮朝士嘗誚孫忌曰君有何所
解而爲丞郎忌憤然答曰僕山東書生鴻筆藻麗十
生不及君談諧歌酒百生不及君諂媚險詐累劫不
及君然上所以寘君於王邸者欲君以道義規益非

遣君爲聲色狗馬之友也僕固無所解君之所解者
適足以敗國家耳延己慚不得對給事中常夢錫屢
言延己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烈祖感其言將斥之
會晏駕元宗立延己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
宗方哀慕厭之謂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
爲不憚煩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
遷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四年同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爲太子少傅頃之拜撫州
節度使以母憂去鎮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爲太弟太
保領潞州節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己數居柄任
揣元宗不能察其姦遂肆爲大言謂己之才略經營
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務大臣備位安足致理元
宗果謂然悉委以政凡事奏可而已延己初以文藝

進實無他長紀綱頽弛吏胥用事軍旅一切以委邊帥無所可否愈欲以大言蓋衆而惑人主至譏笑烈祖戢兵以爲齷齪無大略嘗曰安陸之後喪兵數千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擊鞠未嘗少輟此真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劉言叛勢張甚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己與孫忌曰湖湘之役楚人求息肩吾之出師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旄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國其庶幾乎忌卽欲奉行延己方以克楚爲功乃曰本朝出偏帥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其二傷威毀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資于國以損其功遣使于長沙調兵賦苛征暴斂重失民心言遂取長沙

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伺釁而動朝論籍籍延己力求去而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盡失江北地始罷延己猶爲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子太傅建隆元年五月乙丑卒年五十八謚忠肅延己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識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爲樂府詞元宗嘗因曲宴內殿從容謂曰吹皺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己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時喪敗不支國幾亡稽首稱臣于敵奉其正朔以苟歲月而君臣相諠乃如此延己晚稍自厲爲平恕蕭儼嘗廷斥其罪及爲大理卿斷軍使李甲妻獄失入坐死議者皆以爲當死延己獨揚言曰儼爲正卿誤殺一婦人卽當以死君等今議殺正卿他日孰任其責乃建議儼素

有直聲今所坐已更赦宥宜加弘貸儼遂免人士尤稱之弟延魯

延魯字叔文一名謚少負才名烈祖時與兄延己俱事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爲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者聞之歎曰封疆多難駕御賢才必以爵祿延魯一言合指遽寘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然元宗愛其才不以爲躡進嘗內宴出寶器貯龍腦數斤賜羣臣延魯曰臣請効陳平均分之比遍賜猶餘其半輒曰敕賜錄事馮延魯拜舞懷之元宗爲驩笑而罷保大中師出平建州以延魯爲監軍使諸將欲乘勝遂取福州樞密使陳覺欲自爲功乃請銜命宣慰召李弘義入朝旣見弘義不敢發還至劍州矯詔起邊兵命延魯將之

元宗雖怒覺之專兵業已行因命延魯爲南面監軍使陳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州取其外郭會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蝦浦將捨舟而濘淖不可行方布竹簣登岸我軍曹射之簣不得施延魯曰弘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半地盡勦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爭曰援兵已陷死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殆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至岸鼓噪奮躍而前與城中夾擊我延魯敗走俘馘五千人孟堅戰死諸軍遂大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數十萬國帑爲之虛耗延魯引佩刀自刺人救之不殊朝廷議卽軍中斬延魯及覺既有命矣會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自効乃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屬吏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會赦復少府監元宗擇廷

臣爲巡撫使分按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鍇上疏論其多罪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部侍郎出爲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延魯窘蹙自髡衣僧服而逃被執世宗釋之賜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占奏詳華賜予加厚留大梁累年遷刑部侍郎得還拜戶部尙書宋興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伏誅元宗遣延魯朝于行在太祖將燹兵鋒南渡旌旗戈甲皆列江津厲色詰延魯曰爾國何爲敢通吾叛臣延魯色不變徐曰陛下徒知其通謀未知其事之詳也重進之使館于臣家國主令臣語之曰大丈夫失意而反世亦有之但時不可耳方宋受禪之初人心未定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反今內外無事乃欲以數千烏合之衆抗天下

精兵吾寧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魯必恐懼失次及聞其言乃大喜因復問曰諸將力請渡江卿以爲何如延魯曰重進自謂雄傑無與敵者神武一臨敗不旋踵况小國其能抗天威乎然亦有可慮者本國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死生固無降理大國亦損數萬人乃可况大江天塹風濤無常若攻城未下饜道不繼事亦可虞太祖因大笑曰朕本與卿戲耳豈聽卿遊說哉會捕重進叛卒日戮數十人延魯因奏事言曰叛者獨一重進乎亦衆人乎謂衆人則陛下應天順人烏有此理獨一重進則脅從者何罪太祖感悟後獲者皆貸不誅厚賜遣延魯歸南渡之師由是亦輟後主嗣位延魯頗自伐奉使之功嘗晏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飲固不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

之延魯猶自若後主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入朝
太祖授旄節留之闕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
能朝太祖待之素厚至是尤憐之遣使挾太醫護視
詔放還金陵卒于家子僕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
試被黜後與其弟侃儀价伉入宋繼取名第南唐公
卿家莫能及者价仕至殿中丞知福州至道咸平間
歷典藩郡以政績聞延魯銳于仕進然喜言高退事
嘗早朝集漏舍歎曰元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非僕
所敢望得賜玄武湖亦遂素意徐鉉笑答曰上於近
臣豈惜一玄武湖恨無知章爾延魯不能對

孫忌高密人一名鳳又名晟少舉進士始濟陽爲進
士者例修邊幅尚名檢忌豪舉跌宕不能蹈繩墨遂
亡去渡河客趙魏間唐莊宗建號以豆盧革爲相革

雅知忌辟爲判官遷著作郎明宗天成中與高輦同
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
至亦疑其狀偉異晚之忌不顧坐淮岸捫弊衣齧蟲
追者乃捨去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
忌陽瘖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安廟金先使
人伏神座下悉聞其所禱乃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
四方豪傑多至忌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
辭辯鋒起人多憎嫉之而烈祖獨喜其文辭使出教
令輒合指遂預禪代祕計每入見必移時乃出尤務
謹密人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中書侍郎元宗立齊王景遂排之出爲舒州節度使
治軍嚴有歸化卒二人正晝挺白刃入府求忌殺之
入自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忌間行在東門聞亂

得民家馬棄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
建崇而逸忌坐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為罪累
遷右僕射與馮延巳竝相每鄙延巳侮誚之卒先罷
保大十四年周師侵淮南圍壽州分兵破滁州擒皇
甫暉江左大震以忌為司空使周奉表請為外臣忌
見延巳曰此行當屬公然忌若辭則是負先帝也既
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語其副禮部尚書王崇質曰吾
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坏土周世宗以樓車載
忌于壽州城下使招仁贍仁贍望見忌戎服拜城上
忌遙語之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詰之忌
謝曰臣為唐大臣豈可教節度使外叛於是遣王崇
質歸而留忌會暑雨班師忌亦從至大梁館都亭驛
遇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屢召見飲以醇酒問江南事

忌但言寡君實北面無二心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且反唐人聞之以為有間可棄遣蠟丸書招重進重進表其書于世宗皆斥瀆反間之言世宗遂發怒時鍾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責讓忌正色請死無撓辭又問江左虛實終不肯對比出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賜自盡忌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人亦皆誅死于東相國寺世宗性暴急莫敢救者忌已死乃始追悔元宗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諡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為祠部郎中賜名魯嗣

論曰南唐之衰劉仁贍死于封疆孫忌死于奉使皆天下偉丈夫事雖敵讎不敢議也區區江淮之地有

國僅四十年覆亡不暇而後世追考猶爲國有人焉
蓋自烈祖以來傾心下士士之避亂失職者以唐爲
歸烈祖於宋齊丘字之而不敢名齊丘一語不合則
挈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追謝之乃已元宗接羣臣如
布衣交間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必先遣中使謝曰
小疾不能着幘欲冠帽可乎於虞是誠足以得士矣
苟含血氣名人類者烏得不以死報之耶傳曰君之
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詎不信夫

廖偃彭師曩皆楚馬殷之臣偃虔州虔化人祖爽父
匡圖仕皆至刺史偃少倜儻喜奇節通左氏春秋班
固漢書馬殷有國自祕書郎爲裨將戍衡山縣殷子
希萼與弟希崇爭國希萼敗見執師曩不知其世家
自殷時爲將與希萼有舊怨希崇避殺兄名於是命

師曷幽希萼於衡山使甘心焉師曷歎曰留後欲使
我弒君耶吾豈爲是哉至衡山偃在焉相與護視希
萼甚謹未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遣召希萼歸
長沙終欲加害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萼晝夜擊
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曷奉希萼爲衡山王請
命于金陵元宗爲出師定楚亂希萼遂入朝偃師曷
偃從行而偃爲部署輜重指揮使尤勤瘁希萼流涕
曰吾逐於逆豎非偃盡忠豈能免禍至金陵元宗召
見兩人嘆獎之授偃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曷殿
直都虞候而使偃守道州以備南漢會朗州叛潭州
亦潰偃所部多潭人中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
支極罵而死元宗下制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
刺史諡曰節而師曷不見用卒於金陵後主時徐鉉

爲史官有豐城令劉虛己移書明偃大節云
論曰史之失傳者多矣廖偃彭師曷之事可謂盡忠
所事者而五代史則以爲馬希崇遣師曷偃囚希萼
而師曷奉希萼爲衡山王是偃亦同受囚希萼之指
而師曷獨能全之也江表志則以爲師曷且從希崇
害希萼偃百計誘諭而寢其謀及衛希萼也師曷之
計乃無所施是師曷實欲害希萼獨賴偃以全耳嗚
呼何其異也惟十國紀年言兩人者俱有功差可考
信故多采之大抵忠于故君兩人實同而偃功爲多
不可誣也張巡許遠之事著若日星兩家子弟猶有
異論况偃師曷耶

南唐書卷第十二

孟陳韓朱列傳第九

孟堅始事建州王延政爲將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之亂堅來降文徽卽以兵付之出奇鏖擊有功及馮延魯之攻福州也堅亦在兵間吳越援兵自海道至阻淖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急於破敵欲斂兵誘而蹙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方致死于我使得至平地未見可勝也延魯大言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弘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遯堅力戰以死延魯雖貶而其黨方盛故堅之死事不見錄國人哀之

陳誨建州人生數月趨健能馳走其父異之名之曰阿鐵長事王延政爲將唐師攻建州傅其城誨數出

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郭擒誨將斬之已解
衣伏鑽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大
將查文徽文徽駭異用爲戰棹指揮使領故部曲從
攻福州馮延魯敗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
器不可勝計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
徽鎮建州誨爲劍州刺史諜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
遜文徽暗而貪功卽率誨俱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
春雨江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擊敗福州兵獲
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誨
親故多在城中方遣間使招之文徽勒步騎亦至福
州來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閩人也
豈不能料閩人之情宜先立寨整衆俟所招親故來
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狐疑且生變棄機據城上策

也遂入誨知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須之文
徽果敗被執誨全軍還劍州獻馬先進于金陵用鄭
彥華爲將唐兵兩敗福州皆大取塗地誨在兵間皆
有功號名將遂爲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
然爲大鎮嘗破福州兵于南臺江軍聲大震由是朝
廷委以南方事而名其軍曰忠義及周兵入淮南誨
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諸將多敗惟德誠頗有戰功
拜和州刺史建隆三年六月誨引病求罷朝論難其
代乃以弟劍州刺史謙爲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
視七月卒謚忠烈閩之亂士民幾殲焉惟誨之宗族
益盛謙與德誠後亦繼領建州旄節諸子悉至顯官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少隱嵩山唐同光中擢進士
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推光嗣

爲留後明宗卽位討亂光嗣坐死熙載來奔時烈祖
輔吳方修明法令熙載年少放蕩不守名檢補和常
滁三州從事時人士自中原至者多已擢用熙載在
京洛早負才名乃獨落魄不偶亦不以介意烈祖受
禪召爲祕書郎使事元宗於東宮諭之曰以卿早奮
名場疎雋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勞今用卿矣宜善
自修飭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燕而已不
嬰世務元宗卽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兼太常
博士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爲慕容
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展盡無所回隱
宋齊丘馮延己等皆側目元宗意獨嘉之命權知制
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與徐鉉齊名時號韓徐契
丹入汴晉少帝北遷熙載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

之志今其時矣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
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喪師初議寘軍法齊丘爲之
請止削官遷外郡熙載上疏請無赦又數言齊丘黨
與必基禍亂熙載不能飲酒齊丘誣以酒狂貶和州
司士參軍徙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爲虞部郎中史館
修撰遷中書舍人周太祖有天下用事者猶議北伐
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姦雄曹
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兵妄動豈止無功
耶言雖切而朝廷闇於機會經營中原之意終不已
周人果以籍口兵入淮南齊王景達以兵馬元帥臨
邊陳覺爲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
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熙載
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爲當時風流之冠尤長於

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輦金幣求之然性忽細謹老而益甚蓄妓四十輩縱其出與客雜居物議闐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爲此以自污避入相爾老矣不能爲千古笑端坐託疾不朝貶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爲祕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後主歎曰孤亦無如之何矣宿直宮中賜對多所弘益後主手教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後主謂侍臣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欲贈平章事古有是或對曰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卽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廢朝三日謚文靖命葬梅嶺岡謝安故墓側著格言及後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初熙載嘗使周及歸元宗歷問周之將相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殆難測也及

太祖受禪人服其識

朱元穎州沈丘人本姓舒少倜儻通左氏春秋與楊
訥同爲河中李守貞客守貞叛俱來乞兵楊訥者李
平也語在平傳元旣留事南唐以駕部員外郎待詔
文理院數上書論事言今幸中原多故苟支歲月非
所以爲國當取湖湘閩越錢塘以固基本且請專任
軍旅以次討定用事者嫉其言共譖之以爲遠人謀
握兵包藏莫測遂罷待詔元失意縱酒不事事朝廷
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淮南元請對言兵事元宗
大悅命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善撫士卒與之同甘
苦每臨戰誓衆詞指慷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效死
赴敵之意破舒和二州以功加淮南西北面行營應
援都監與邊鎬許文績柵紫金山軍聲頗振益柵且

及壽州元恃功時或違景達節制監軍使陳覺與元
素有隙且嫉其能屢表元本學縱橫不可信不宜付
以兵柄元宗乃命楊守忠代之守忠至元帥府景達
檄元計事元憤怒欲自殺其客宋均曰丈夫何往不
可乃為妻子死耶遂舉寨萬餘人降周由是諸軍皆
潰邊鎬許文績楊守忠皆被擒壽州不守遂畫江請
盟矣元在江南娶查氏文徽女至是伏誅文徽累表
乞貸死不從以珠桐覆尸於市哭之隕絕觀者皆為
垂泣元歸周復姓舒世宗愛其驍果以為蔡州團練
使其母猶在沈丘遂迎養焉太祖受禪遷汀州防禦
使太平興國初卒

論曰亡國之君必先壞其紀綱而後其國從焉方是
時疆場之臣非皆不才也敗於敵未必誅一有成功

讒先殺之故强者玩寇弱者降敵自古非一世也南唐如陳覺馮延魯查文徽邊鎬輩喪敗塗地未嘗少正典刑朱元取兩州於周兵將遜之時固未爲雋功而陳覺已不能容此元之所以降也元降諸將束手無策相與爲俘纍以去而唐遂失淮南臣事于周雖未卽亡而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者當於是觀之

未唯士而士逐為矣俗映南歡女士皆嘗飲長壽文
 無敵味與益翁壽以去而喜效矣歡南曰事于風韻
 而對鏡曰不給容也元女復以朝少元糾請殊服系
 五其所來示規爾快公風兵殊雅文却固未絲請也
 以是是也燕賦書查文姬靈燕擊奕煥金伊夫喜少
 謝共徐文始臨香辰蒙蒙音糾矯自古裝一世出南

南唐書卷第十三

劉潘李嚴張龔列傳第十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武王有戰功至濠州團練使長子仁規娶武王女貴於其國嘗爲清淮軍節度使仁贍略通儒術好兵書有名於國中事烈祖歷黃袁二州刺史入爲龍衛軍都虞候拜鄂州節度使元宗伐楚仁贍帥州師克已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保大中湖湘戍兵潰歸復失故楚地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人言元宗聞而惡之斷其首自六月至冬不雨長淮可涉民流入周邊城遮殺之不能禁唐亦興屯田修邊備以壽州最爲要地十三年徙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自楊氏有吳歲暮淮涸輒增戍以備侵軼謂之把淺監軍吳廷

紹以爲無事徒費糧糗罷之仁贍表陳不可罷未及
行周已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帥師大入詔書
暴我納李金全援李守貞慕容彥超結契丹太原之
罪報至上下失色仁贍獨部分號令宴勞吏士閒暇
如平時十一月出兵破城南大柵殺周兵數千人元
宗遣神武統軍劉彥貞將三萬人救壽州十四年正
月彥貞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軍容甚盛李穀燒
營夜遁保正陽彥貞率戰艦數百艘泝淮而上仁贍
曰敵已畏君矣當持重養盛以俟聞若遽求戰而不
能勝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仁贍曰周人遯必設伏
遇之將敗績乃率勵其下益兵固守彥貞果大敗沒
於陣伏尸三十餘里亡戈甲三十萬周世宗自將攻
城屯於城西北淝水之陽徵宋亳陳潁許秦徐宿州

丁夫數十萬備攻城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同時
進攻填塹陷壁晝夜不少休如是者累月每鼓角四
發聲震牆壁皆動我援兵在外者見利輒進常陷伏
中以故屢敗而終不悟仁贍雖知外援之敗意氣益
壯覘世宗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贍素善射自引
弓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墮世宗命進胡牀於箭墮
處後箭復遠數步而墮仁贍知之投弓於地曰若天
果不佑唐耶吾有死於城下耳終不失節於是世宗
遣中使來諭曰知卿忠義然士民何罪又親駕臨城
招之皆不從自正月至四月不可下世宗還京師楊
泰滁和舒蘄諸州皆復爲唐守渦口定遠周兵戍守
者亦皆爲我師襲破江左幾復振而壽州之圍獨不
解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以兵數萬來援分重兵據

紫金山列寨十餘處與城中傳烽相應築甬道抵城
通餽餉六月仁贍出兵殺周兵數百焚攻城洞屋甚
衆周將李重進等兵力頗屈仁贍因請乘世宗之歸
以邊鎬守城自出決戰景達畏懦又方任陳覺固不
許仁贍憤鬱得疾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
禍爲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文德殿使周
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崇諫
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爲不忠之門促命
斬之然後成喪聞者皆爲出涕十五年二月世宗復
親征屢戰皆克唐軍被俘馘者四萬人餘衆不能復
整朱元朱仁裕孫璘皆降周仁贍聞之扼吭憤歎世
宗知壽州且下心獨嘉仁贍之忠恐城破殺之乃下
詔諭使自擇禍福二月甲辰又耀兵城北而仁贍已

困篤不知人監軍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爲仁瞻表請降戊申世宗次城北受之昇仁瞻至幄前撫勞嘉歎拜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命還城養疾辛亥晝晦雨黃沙如霧世宗在下蔡疑有變馳騎覘之乃仁瞻卒年五十八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到以狗者數十人世宗遣使弔祭追封彭城郡王錄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仁瞻死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謚忠肅嘆曰仁瞻有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是夕夢仁瞻若拜謝庭中加封衛王後主立進封越王開寶中仁瞻子崇諒爲進奉使太祖嘉其忠臣之後特命爲都官郎中仁瞻至今廟食壽春不絕

論曰政和中先君會稽公爲淮西常平使者實請於

朝列仁瞻於典祀且名其廟曰忠顯後又嘗寓家壽春方世宗攻下壽州廢爲壽春縣而徙壽州於下蔡故壽春父老喜言仁瞻死時事言其夫人不食五日而卒今傳記所不載廟在邑中歲時奉祀甚盛乾道淳熙之間予遊蜀在成都見梓潼令金君所藏周世宗除仁瞻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文皆如新金君言仁瞻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死無後故得之其詞與王溥所修周世宗實錄皆合若歐陽氏五代史所稱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汝爲多蓋摘取制中語載之本不相聯屬又頗有潤色也以仁瞻之忠天報之宜如何而其後於今遂絕天理之難知如此可悲也夫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爲將守光殺之父處常

脫身南奔事烈祖爲散騎常侍佑生而狷潔閉門苦
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輩薦于元宗
起家祕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佑
預其間及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議納后禮
援據精博遷知制誥召草勸南漢書文不加點遷中
書舍人後主以潘卿稱之酷喜老莊之言嘗作文曰
莊周有言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則哀樂不
能入也僕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有生自一歲
至百歲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歲運之來不可卻也此
所謂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至百歲暮則失
早今則失昔壯則失少老則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
也此所謂失之者順也凡天下之事皆然也達者知
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奈我何也其視天下之事如奔

車之歷蟻蛭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爲中國其間含齒戴髮食粟衣帛者是爲人剛柔動植林林而無窮者是爲物以聲相命是爲名倍物相聚是爲利彙首而芸芸是爲事事往而記於心爲喜爲悲爲怨爲恩其名雖衆實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而於是強分彼我彼謂我爲彼我亦謂彼爲彼彼自謂爲我我亦自謂爲我終不知孰爲彼耶孰爲我耶而世方徇欲嗜利繫心於物局促若轅下駒安得如列禦寇莊周者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浩乎復歸於無物歟此吾平昔所言也足下之行書以贈別開寶五年更官名改內史舍人初與張洎親厚及俱在西省所趨旣異情好頓衰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時南唐日

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
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歎終無
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修國史
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
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
洞分陛下力蔽姦邪曲容諂僞遂使家國惛惛如日
將暮古有桀紂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尙爲千
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
遠矣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陛下必以
臣爲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詞旣過切張洎從而
擠之後主遂發怒以潘佑素與李平善意佑之狂直
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爲所排乃先收平
屬吏併使收佑佑聞命自剄年三十六徙其家饒州

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誦爲泣下及王師南征下詔數後主殺忠臣蓋謂佑也子華仕宋至屯田員外郎以疾致仕景德中真宗皇帝憐佑之忠起華於家授故官

論曰佑學老莊齊死生輕富貴故其上疏縱言詆訐若惟恐不得死者雖激於一時忠憤亦少過矣後主非強懷雄猜之君而陷之於殺諫臣使佑學聖人之道知事君之義豈至是哉不幸旣死同時諸臣已默默爲降虜矣猶醜正嫉言視之如仇誣以狂愚惑溺淫祀左道之罪至斥爲人妖雖後之良史有不能盡察其說者於戲悲夫

李平本姓名曰楊訥少爲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共學數年業成同游蒲中客於節度使李守貞守

貞叛漢使兩人懷表間行乞師於金陵元宗爲出師
數萬爲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叛兩人無所復命且
唐遇之厚因留事唐而訥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
元宗皆以爲尙書郎吳越侵常州欲以平爲將固辭
遷衛尉少卿周兵取蘄州不能有復棄而歸乃以平
爲刺史朱元叛元宗以平本與元同歸唐慮其不自
安召還金陵使者失指械平以歸元宗大驚慰勉之
拜建州節度使召爲衛尉卿潘佑好老莊平少爲道
士習其說因相與遊平請復井田法造民籍復造牛
籍課民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
寺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爲便後主亦中悔
罷之而佑歷詆一時公卿獨稱薦平請以判司會府
羣議益不平會佑以直諫得罪因坐以與平淫祀鬼

神事繫平大理獄縊死獄中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祖實仕故唐爲江淮水陸轉運判官徙家廣陵父可求爲吳武王謀臣及景王宣王嗣立又皆有功宣王建國可求爲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大和二年卒續十餘歲以父蔭補千牛備身遷祕書郎尙烈祖女生長富貴而性恭謹歷兵部侍郎尙書左丞元宗卽位進禮部尙書中書侍郎出牧池州復拜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又出爲江州節度使數年復入知尙書省遂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續之未出池州也宋齊丘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爲屈翰林學士常夢錫嘗指言齊丘過咎元宗語之曰大臣惟嚴續能自立然才短恐不能勝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指於續續因與夢錫親厚然不能盡

用其言也卒爲黨人所排與夢錫俱補外及爲相雖
自以肺附盡忠不貳然寡學識聽用多非其人不能
稱職或作螃蟹賦以譏切之是時以軍興百司政事
往往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鎮海軍節度
使屬疾還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論如平時後主使
內夫人問之歷陳羣臣邪正某當進某當退辭氣慷
慨不及其私翼日卒年五十七諡曰懿初續以不學
見輕同列遂力教子弟諸子及孫舉進士者十餘人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故唐金吾將軍
後徙萊州掖縣易性豪舉尙氣少讀書於長白山又
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者五歲齊有高
士王達靈居海上博學精識少許可易從之遊數年
入洛舉進士不中以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

評事時方重赤縣拜上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
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
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醉就席酒
甫一再行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諾責鋒起匡業尙醒
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巍峨喑鳴
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
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
爲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行酒因與坐客傳玩
至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耶抵於柱
礎碎之坐皆失色其他規正皆類此景遂不爲忤待
易益厚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人南侵時江淮久
安人不知戰我師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朝路曰
國家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道之兵

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遏曹劉今若上下併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朝退歎曰吾忝廷尉職誅邪孽當手斃二豎以謝曠官俄以吳越犯邊出爲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強何以城爲吳越聞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爲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爲左庶子後主卽位遷右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德至寶曆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爲七卷曰諫奏集上之註太玄未成卒年六十一

龔慎儀後主時爲給事中開寶三年高祖欲封南漢

未決詔後主諭劉鏡令奉正朔後主乃遣慎儀持書使南漢書曰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畿阻闊休戚實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初為足下危之今弊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然將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為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日之命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疆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

戰危事天方相楚尙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耶地莫
險於劍閣而蜀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李筠失守矣
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強國之
策以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絕其饜道依
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幸而
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而屈於
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
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其饜道盡保其壁壘
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
人情恟恟則舟中皆爲敵國忠義效死之士未易可
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敢布腹心惟與大臣
熟計之史館修撰潘佑之辭也銀得書怒囚慎儀不
遣後主表聞太祖遂決興師南漢平乃得歸後主之

南唐書卷第十四

郭張林盧蒯二陳列傳第十一

郭廷謂字信臣彭城人父全義仕爲濠州觀察使廷謂幼好學善書札騎射補殿前承旨出爲濠州中門使全義卒擢莊宅使卽爲州監軍周侵淮南廷謂與州將黃仁謹約以死守籍州民不逞者聚於僧寺嚴兵守之日給食隨所能使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可下元宗歎其忠因大發戰權命與林仁肇援壽州周世宗聞之徙下蔡浮橋於渦口築壘夾淮東西以護橋扼濠壽之衝暑雨淮漲廷謂掩不備輕舟泝流急趨渦口將麾兵斷管周人覘知設伏待之廷謂將至揣得其情駐軍不進襲敗周將武行德周務勅於定遠斬首數百行德挺身遯卒焚浮橋

周兵死者不可計遂盡焚軍資取良馬數百進武功
殿使就遷州刺史猶以爲賞薄又遷團練使兼上淮
水陸應援使及紫金山戰唐將帥多降於周廷謂獨
還軍守濠州治壁壘繕戈甲爲守備世宗復南征廷
謂表金陵請援且言周師日張願卑辭請和以俟機
會夜出敢死士千餘襲破周營焚雲梯洞屋周人大
驚相蹂踐死者甚衆然援師不至世宗親攻城焚戰
艦數百艘殺二千人進攻羊馬城又殺數百人遣諜
持詔諭降廷謂廷謂度不能支奉表於周懇言世受
本國爵命家在江南欲遣使稟命國主世宗許之爲
緩攻及廷謂使還知金陵卒不能救集將士於壘門
南嚮慟哭再拜乃降世宗見廷謂賜宴勞之曰兵興
以來江南敗亡相踵惟卿能犯渦口浮橋破定遠寨

足報國矣濠州小城使汝主自守豈能固哉賜襲衣
金帶良馬及器皿萬餘拜亳州防禦使以其弟廷讚
爲和州刺史因命帥濠州兵東攻天長下之遷樓櫓
戰權左右廂都監入朝官至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
知梓州代歸賜第東都卒年五十四廷謂事母孝朝
夕束帶立侍寒暑不變爲政亦有惠愛方廷謂降周
時令其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
義不爲具草廷謂愧其言然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
脅之延鄒投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
遂遇害元宗聞之召見延鄒子命以官

張彥卿史失其鄉里世家保大末周世宗南侵彥卿
爲楚州防禦使周師銳甚旬日間海泰州靜海軍皆
破元宗亦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渡江世宗親

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濬老鸛河遣齊雲戰艦數百自淮入江勢如雷霆烈焰彥卿獨不爲動及梯衝臨城鑿城爲窟室實薪而焚之城皆摧圮遂陷彥卿猶列陣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鬪日暮轉至州廡長短兵皆盡彥卿取繩牀搏戰及兵馬都監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死傷亦甚衆世宗怒盡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元宗下詔贈彥卿侍中天長縣時陞爲雄州刺史建武軍使易文贊亦固守聞楚州陷遂降彥卿馬元康書以爲彥能亦莫知孰是也論曰彥卿守楚州孤壘無援當百倍之師身可碎志不可踰雖劉仁贍殆不能過而史家傳載獨略至其名亦或不同於虛何其重不幸也

林仁肇建陽人事閩爲裨將沉毅果敢文身爲虎軍
中謂之林虎子閩亡久不見用會周侵淮南元宗遣
使至福建募勇士得仁肇及陳德誠鄭元華皆拔爲
將仁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有功又破濠州
水柵推淮南屯營應援使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
援師道路仁肇率敢死士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
火焚橋周將張永德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我兵少
却永德鼓噪乘之遂敗仁肇獨騎一馬爲殿永德引
弓射之屢將中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
逼也遂捨之而還及割地元宗以爲潤州節度使徙
鄂州又徙南都留守開寶中密言於後主曰宋淮南
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滅蜀平荆湖今又取嶺
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弊此在兵家爲有可乘之勢

請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淮據正陽因思舊之民以復故境彼縱來援吾形勢已固必不得志兵起之日請以臣舉兵外叛聞事成國家饗其利不成族臣家明陛下不預謀後主懼不敢從時皇甫繼勳朱全贇掌兵柄忌仁肇雄略謀有以中之會朝貢使自京師回擿使言仁肇密通中朝見其畫像於禁中且已爲築大第以待其至後主方任繼勳等惑其言使人持酖往毒之仁肇少病風口氣常臭醫云肺掩不正及遇酖家人怪其不臭俄卒初仁肇尤爲陳喬所知至是喬歎曰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所稅駕也然不能白其誣仁肇卒逾年後主遂見討又逾年國爲墟矣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自言唐中書舍人歙州刺史肇

之後初名克慕晉魏絳更焉讀書略通大指喜論當
世利病然脫略繩檢每以博弈角觝爲事舉進士不
中爲吉州回運務計吏盜庫金事覺當伏危法乃更
儒服亡去至新淦客於土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
好縱橫兵書日夜讀之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
方求賢豪吾子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具裝遣行絳將
還宜春中途飲博盡費其裝比至家母及兄弟皆鄙
誚之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亡賴以屠販爲事
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推貨誣山中浮屠以邀賄謝
人皆患苦之與諸葛濤蒯鼈號廬山三害朱弼爲國
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亡去往來金陵丹陽間遇大
寒平地躍起折簷桷爲薪以自濟守倉吏召歸使躍
倉簷自氣樓入倉中盜米一夕往返數十久之乃上

書論事未報詣樞密使陳喬口陳所上書詞辨從橫
喬聳然異之用爲本院承旨授松江巡檢募亡命習
水戰使馬雄王川軍等分將之要吳越兵於海門屢
獲舟艦以善戰聞開寶中密說後主曰吳越仇讎腹
心之疾也他日必爲北兵鄉導以攻我臣屢與之角
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然則大朝
且見討奈何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伐叛
且賂吳越乞兵吳越之兵勢不得不出俟其來拒擊
之而臣躡其後國可覆也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
不敢動矣後主不聽及王師來討以絳爲凌波都虞
候松江都郡署守秦淮水柵戰屢勝諸將忌其能共
說後主遣絳出援潤州乃授昭武軍節度留後帥八
千人陣於潤州城下北軍不敢逼入城拒守而節度

使劉澄謀因計事斬絳以城降絳覺之澄乃謂絳曰
都城危甚萬一不守守此何爲絳曰君爲守不可棄
城宜赴難者絳也是夕澄遣裨將出送降款絳帥部
下馳出欲冒圍入金陵圍堅不可入乃走保宣州金
陵城陷諸郡皆下絳獨不降謀南據閩中過歙州怒
刺史龔慎儀不出迎殺之而行太祖使絳弟襲招絳
絳初欲殺襲以明不屈已而卒降至京師授冀州團
練使遇龔慎儀兄子贊善大夫穎於朝詔絳曰是殺
我叔父者執至殿陛訴寃詔屬吏樞密使曹彬言其
才略可用願宥其死使自効太祖曰是貌類侯霸榮
何可留也斬於西市絳臨刑大呼曰陛下不記以鐵
券誓書招臣乎霸榮河東將嘗來降已而復叛歸弑
其主劉繼恩者故太祖深惡之

荆鼈宣城人善屬文南唐承唐末文體纖麗之弊士
率不能自振鼈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爲本有承平餘
風然居鄉飲博無行不爲人士所容迺去入廬山國
學亡賴尤甚晚乃勵風操尚信義一言之出必復而
後已嘗蓄龍尾硯友人欲之而不言鼈亦心許之未
及予也一日友人不告而歸鼈悔恨徒步數百里追
及授硯而還猶以素行爲有司所擯終國亡不仕久
之遊京師擢進士第仕至殿中丞樊若水欲薦於朝
鼈恥之亟致仕歸隱廬山數年卒

陳喬字子喬廬陵玉笥人父濬事吳爲翰林學士烈
祖時以兵部尙書卒喬幼敏悟文辭清麗事親以孝
聞濬死撫恤族黨均財給之親疎無間起家爲太常
寺奉禮郎歷屯田員外郎中書舍人淮南兵興元宗

憂蹙不知所爲陳覺李徵古請以宋齊丘攝政元宗怒度羣臣必持不可乃促召喬草詔如覺徵古言喬請對未報排宮門入頓首曰陛下旣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丘尺地一民非陛下有陛下縱脫屣萬乘獨不念先帝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宮陛下所親見也他日垂涕求爲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笑而止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也及齊丘黨與皆斥喬與齊丘尤親厚獨得不坐遷都豫章以喬輔太子留金陵後主嗣位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侍郎兼樞密使貶制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度然短於才略吏胥多交通權倖侮文法不能察也太祖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爲介喬曰

往必見留如社稷何後主懼見討喬曰陛下不得已當以臣爲解及兵圍金陵太祖又遣進奉使江國公從鎰諭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俟之而喬堅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一旦開門迎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妻子斬之於是人皆知喬必死國事矣及城將陷後主自爲降款命喬與清源郡公仲寓詣曹彬喬持款歸府投承霽中復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請背城一戰而死後主握喬手涕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拒命之罪後主又不從乃掣手而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金陵平家人謀改葬求尸不獲或見一丈

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發瘞如所見云

陳起蘄州人性剛硬尤惡妖異昇元中以進士起家爲黃梅令時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佑挾左道自言數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民稍稍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數年從者至數百男女無別號曰忍辱夜行晝伏取資於盜相與倡言佑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州縣亦憚之不敢問起到官邑人畢賀佑獨偃蹇不至起乃按戶籍取佑爲里正不服慢言曰吾且斷令頭起告巡檢使周鄴出兵捕佑等獲之不能神皆就執縛搜其家得乘輿服器遂斬之鄴欲宥其婦女童稚起曰此皆瀆亂人倫不可使有遺育乃併斬之起由是知名官至監察御史卒

伯博失時由是後名皆至國察備其平

其職也謂野獲曰他古謂國入論不曰

指再審前情對其來時與則謂之有之謂於

等曰備令國按吉巡檢司同標出兵部於

動動之不三按天等可謂其由後里五不

之人也心代後依和文不為則其理皆謂人

其人之言也其言必益其與對言的有極

不其後其入言也其言必益其與對言的有

世不食其言也其言必益其與對言的有

謂之謂今和親則木於齊人論其知立言

謂之謂今和親則木於齊人論其知立言

夫文黃半謂舉手觸面又發密成其限云

南唐書卷第十五

周鄭李三劉江汪郭伍蕭李盧朱王魏列傳第

十二

周惟簡鄱陽人隱居明易後主聞其名召至金陵起
布衣爲集賢殿侍講以虞部郎中致仕還山金陵受
圍間道召還入後苑講否卦後主思得奇士能使兵
間者張洎薦惟簡可以譚笑和解乃授給事中副徐
鉉使京師後主手疏言惟簡託志妙門存心道典伴
臣修養不預公途蓋爲之聲價冀動朝聽比至太祖
召見詰責鉉猶懇奏不已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野
人未嘗仕宦李煜強遣來未嘗預聞使指伏聞終南
山多靈藥願得棲隱太祖許之金陵平命爲國子周
易博士判監事或謂曰終南之言不誦且得罪惟簡

不得已上表求解官以遂初志改虞部郎中致仕授
其子繕京兆鄠縣主簿使就養太平興國中復表求
仕授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卒繕後舉進士中第
仕亦至尚書郎

鄭彥華福閩人祖父世爲福建諸州刺史彥華少隸
節度使李弘義帳下常射殺乳虎以勇聞元宗出師
攻福州大將王崇文遣卒李興登樓車罵弘義弘義
不勝憤募生得興者彥華請行夜縋出城外伏壕傍
興猶慢罵不已彥華操長鉤鉤得興挾以登城城上
皆鼓譟弘義得興而甘心焉崇文不能下城遯去歲
餘劍州刺史陳誨以水軍來攻彥華適出屯候官以
所部降誨誨與語奇之署軍校南唐與周師相拒淮
南彥華大小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累遷至鎮海軍

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後主見討王師自采石作浮梁
渡江後主命彥華督舟師萬人又遣別將杜貞率步
兵萬人同逆戰後主親遣行戒之曰水陸兩軍相表
裏則吾事濟矣比與王師遇貞以所部力戰彥華擁
兵不救貞敗而潰金陵聞之喪氣遂閉壘自守以至
國破亦不能正彥華之罪矣彥華從後主入朝爲右
千牛衛將軍太宗征大原及幽州用彥華爲將無功
猶歷諸衛將軍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七十三子
文寶初仕後主以文學選爲清源公仲寓掌書記遷
校書郎歸朝南唐故臣皆許錄用文寶獨不自言後
主以環衛奉朝請不納客謁文寶乃被篋荷笠作漁
者以見寬譬久之後主嘆其忠後中進士第仕至兵
部員外郎國史有傳

李貽業故唐時平章事蔚從曾孫父戴唐末第進士
奔吳爲起居郎貽業事烈祖至翰林學士烈祖晏駕
大臣欲奉宋后臨朝命中書侍郎孫忌草遺制貽業
獨奮曰此姦人所爲也大行常謂婦人預政亂之本
也安肯自爲此若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裂之會宋
后亦不許於是臨朝之議遂寢元宗語貽業曰疾風
知勁草於卿見之保大中以兵部侍郎卒諡曰簡初
戴爲人簡率無威儀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頽然不言
是非國有大議必首斷之尤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
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酒壺
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倒之矣其疎豁大抵如此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全以功臣爲濠州刺
史有威名全卒子仁規繼其任爲政苛虐及卒崇俊

繼之盡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數年漸專恣不法多
畜不逞使過淮剽掠獲美女良馬以自奉元宗陞濠
州爲定遠軍因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尙太寧公
主然元宗亦惡其爲人會壽州姚景卒崇俊厚賂權
貴求兼領壽州元宗乃陽若不解其意命移鎮壽州
而遣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
計頗革心循法度未幾得疾卒年四十贈太尉諡曰
威

劉洞廬陵人隱居廬山二十年能詩長於五字唐律
自言得賈島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人或以洞言者
洞遂獻詩百篇卷首石城篇其詞石城古渡頭一望
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不
怡者久之因棄不復觀洞亦不復見省金陵受圍洞

猶在城中國亡洞過故宮闕徘徊賦詩多感慨悲傷
不以不遇故有怨懟語未幾卒與洞同時有夏寶松
者亦隱廬山相與爲詩友洞有夜坐詩寶松有宿江
城詩皆見稱一時號劉夜坐夏江城云

江爲宋人避亂徙閩元宗初設貢舉爲屢爲有司所
黜嘗有題白鹿寺詩元宗南遷過而愛之爲由是愈
自負傲睨一時卒無薦引者居懷憤憤束書欲東走
吳越爲同謀者所發按得其狀伏誅

汪召符歛人能屬文烈祖初嘗上書論事合指宋齊
丘頗抑之召符貽齊丘書謂其疾己才齊丘大怒密
使人誘召符乘舟痛飲至石頭蚶蛟磯下沉殺之
郭昭慶廬陵人博學能自力嘗著唐春秋三十卷保
大中獻所著治書補揚子尉辭不受後主時復獻經

國治民論擢著作郎時方奉中朝凡歲慶賀貢方物
牋表及廷勞宴餞之辭率命昭慶爲之一日方晨起
造朝暴卒

伍喬廬江人居廬山國學數年力於學詩調寒苦每
有瘦童羸馬之歎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大星芒色
甚異旁有人指之曰此伍喬星也旣覺訪得喬乃傾
資奉之使入金陵舉進士及試畫八卦霽後望鍾山
詩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陞堂置酒時有宋貞觀
者首就坐張洎續至主司覽其文揖貞觀南坐引洎
坐於西酒至數行喬始上卷主司歎其傑作乃徙貞
觀處席北洎處席南以喬居賓席及覆考榜出喬果
爲首洎貞觀次之時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亦大愛
喬程文命勒石以爲永式仕至考功員外卒

蕭儼廬陵人幼舉童子中其科稍長命爲祕書省正
字烈祖初歷大理司自刑部郎中以平恕稱烈祖晚
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罰宣徽副使陳覺不
自安稱疾在告者數月及聞遺詔卽以其日造朝儼
劾奏覺傾耳私室以幸禍變宜重置於法不報烈祖
輔吳設法禁以良人爲賤至是馮延己延魯欲廣置
妓妾輒矯遺制託稱民貧許賣子女儼駁曰昔延魯
爲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
麓之初出庫金贖民孰不歸心今寶運中興人仰德
澤奈何欲使鬻子資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爲然
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淺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
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抹三筆持入宮願求之宮
中旣而果得留中章奏千餘皆斜封有一抹至三抹

者遂得延魯奏然大臣亦方以豪侈相高利於廣聲
色因共謂遺制已宣行不當追改遂已元宗初以國
讓景遂羣下持不可乃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景
達副之宣告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儼極諫謂夏殷
以來天下爲家父子相傳不易之典也景遂景達亦
固讓不敢當然元宗意愈確不之聽江文蔚韓熙載
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
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
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應屈而稱宗文
蔚亦以儼議爲當遂用之保大二年元宗終欲傳位
景遂下詔命總庶政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許奏事
餘非特召不得對儼上疏力爭會宋齊丘賈崇皆以
爲不可遂收所下詔其後元宗於宮中作大樓召近

臣入觀皆歎其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元宗怒貶舒州副使孫忌爲觀察使遣州兵給儼實防衛之儼謂忌曰僕以言獲罪耳顧命之日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豈不重於僕乎反見防何也忌慚卽撤去俄召還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倖奕棋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爲罷奕南唐亡儼以老病歸鄉里杜門數年卒年七十餘

劉承勳失其鄉里以善心計事烈祖爲糧料判官遷德昌宮使德昌宮者蓋南唐內帑別藏也自吳建國有江淮之地比他國最爲富饒山澤之利歲入不貲烈祖勵以節儉一金不妄用其積如山太子嘗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烈祖書奏後曰杉木不乏但

欲作戰艦以竹代之可也然德昌宮簿煩委無由勾
校承勳獨任其事盜用無筭保大後貢奉事興倉猝
取辦愈得以爲姦利畜妓樂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
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而服飾珠犀金翠稱之
又厚以寶貨賂遺權要故終無發其罪者太祖平荆
湖詔江南具舟漕其米入京師承勳狡黠計後主終
不能有其國欲預自結中朝爲異時計乃請行督巨
艦自長沙抵迎鑾千柁相銜太祖覺其意而惡之及
國亡承勳歸京師首自陳漕米事太祖曰此汝主勤
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特命勿敘用久客無資裸袒
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李元清濠州人徙金陵趨健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
梁宋刺事開寶中後主以吉州永新與湖南隣命元

清爲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輒微服入
湖南境人無知者以故敵人動息皆知之累年邊障
晏然國土歸京師元清心不欲仕二國僞稱失明召
驗之揮刃將及頸而目不瞬乃放歸濠州卒
盧郢金陵人工屬文有勇力好吹鐵笛乾德中後主
命韓德霸爲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怙權暴橫國人
望其前驅莫不奔避郢嘗遇之調笛自若德霸叱左
右捕執郢奮臂擊十餘人皆顛躓乃直前摔德霸墜
馬毆之敗而傷目德霸入訴後主叱之出顧近侍笑
曰我帥遇一措大不能自全面目尚敢訴耶遂罷其
職從郢舉進士試王度如金玉賦擢第一徐鉉娶郢
姊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爲君杼思
適庭下有石千夫不得舉郢戲取弄之有頃索酒頓

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竄易一字
鉉伏其工後主亦以爲道俊可愛國亡歸朝知金州
卒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
山國學盧絳蒯鼇諸葛濤飲博不逞患苦諸生學官
依違無敢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法每升堂講說
座下肅然絳等亦愧服引去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
時國亡補衡山縣主簿秩滿求爲南嶽廟令卒

王輿合淝人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輿初爲小校從
周本攻危全諷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旁山
頭一小營謂輿曰爾往爲我取彼輿唯唯而色不欲
行本曰爾憚往耶輿曰公必不以輿爲不武請得此
柵破之捨而趨彼何爲本大喜曰爾亦知此爲必爭

之地耶吾本自行今爲爾功勞而遣之輿乘輕舟襲破其前鋒遂排柵入諸軍繼進賊大潰積功遷至諸軍都虞候烈祖輔吳以腹心所寄進控鶴都虞候持重有謀甚見倚任久乃出爲光州刺史初輿兄子爲海州刺史叛附梁聞輿在光山遣間使通問輿執以歸金陵因求罷郡入爲左宣威統軍歷鎮海節度留後金吾衛大將軍武昌節度使與監軍甄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告有貳志烈祖遣使械廷堅屬吏未至輿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爲謀曰今獨可卽日乘輕舟歸闕待罪毋與中使遇廷堅恐懼不暇爲他謀卽從其計至金陵遇赦且以其先自歸得免入推其長者元宗嗣位加同平章事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輿少從軍攻潤州爲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又

中旁一人猶立死輿扶歸營臥百餘日復起耳至老
不贖亦無癍瘻攻潁州倚營門仗劍驅士卒登城城
上機石發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輿不傷莫不
異之兄綰亦至虔州節度使

魏岑字景山鄆州須城人善諂諛學揣摩尤爲宋齊
丘所知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夫元宗
自以唐子孫慨然有定中原復舊都之意有司請行
南郊禮元宗曰俟天下爲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
陳覺馮延巳延魯更相倡和爲拓境事嘗侍燕自言
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乞爲魏博節
度使元宗欣然許之岑趨下殿再拜謝侍衛皆竊笑
覺延魯攻福州岑爲監軍應援使三人者暗懦專恣
如一軍敗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岑御史

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并岑誅之於是貶太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乃力請出兵赴救於是元宗從之因以岑爲沔淮巡檢使無功而還岑自復進姦諂彌甚鍾謨李德明亦用事其趨向與岑雖異而迷國則均戶部員外郎范沖敏懷不平怵大將王建封上疏請盡逐之更用正人元宗怒併置沖敏建封於死岑自謂得主眷愈無所憚壽州節度使劉彥貞以厚賂結岑爲奧援岑所得不可數知遂肆言稱彥貞爲將如韓白治民如龔黃其敢爲誕欺如此元宗方倚以柄任會見沖敏爲厲召道士上章訴天未幾卒

南唐書卷第十六

后妃諸王列傳第十三

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韞江夏人后幼流離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女后爲媵得幸生元宗王氏早卒義祖命烈祖以爲繼室封廣平郡君晉國君治內有法不妄言笑義祖殂於金陵烈祖在東都將奔喪后密以大計諫止焉烈祖爲齊王封正妃及受禪立爲后從容裨贊多所弘益烈祖嘗曰吾思有未達后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譴者甚衆及殂中書侍郎孫忌懼魏岑馮延巳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爲之元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保大三年十月卒祔葬永陵

烈祖後宮种氏名時光性警惠年十六入宮列樂部
中俄得幸生景暹烈祖以受禪後所得子甚愛之种
氏寵日盛烈祖性嚴整嘗大怒聲如乳虎殿門環爲
震動左右皆喪魂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
如平時烈祖怒亦頓解他日烈祖幸齊王宮遇王親
理樂器大怒數日未解种氏負寵輒乘間言景暹才
過齊王烈祖正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
爾叱下殿去簪珥幽於別宮數月命度爲尼景暹愛
亦弛終烈祖世獨不加封爵元宗卽位始封景暹保
寧王許种氏就養於景暹宮中封王太妃宋后挾舊
怨屢欲加害元宗力解之乃止
元宗光穆皇后鍾氏父太章事吳爲義祖裨將義祖
謀誅張灝令嚴可求喻太章伏死士二十輩斬灝於

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之曰僕母老懼
事不成欲徐圖之如何太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有
可已之理明日遂誅灑後頗恃功頡頏烈祖疑其難
制義祖曰昔者吾赤族之禍間不容髮使無太章豈
有今日富貴耶奈何以薄物細故疑之乃命以太章
次女配元宗卽后也昇元中封齊王妃元宗卽位立
爲皇后後主卽位爲太后以父名改稱聖尊后后寢
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乃進乾德三
年十月卒是日雨沙於金陵後主毀瘠骨立扶而後
能起哀動左右葬順陵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名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
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爲壽元宗前元宗
歎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至於采戲奕棋靡不妙絕

後主嗣位立爲后寵嬖專房創爲高髻織裳及首翹鬢朶之妝人皆效之嘗雪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傾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廢政事監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三十疋以旌敢言然不爲輟也未幾后臥疾已革猶不亂親取元宗所賜燒糟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乃沐浴粧澤自內含玉卒於瑤光殿年二

十九葬懿陵後主哀甚自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燔之與訣自稱鰥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或謂后寢疾小周后已入宮中后偶褰幔見之驚曰汝何日來小周后尙幼未知嫌疑對曰旣數日矣后恚怒至死面不外向故後主過哀以揜其迹云

後主國后周氏昭惠后妹也昭惠卒未幾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久虛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爲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文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遊多是佑議遂施用之逾月遊病疽鉉對其不主己議戲語人曰周孔亦能爲厲乎后少以戚里間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立焉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羣花

間作亭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
其中國亡從后主北遷封鄭國夫人太平興國二年
後主殂后悲哀不自勝亦卒

後主保儀黃氏江夏人父守忠事湖南馬氏爲偏裨
邊鎬入長沙得黃氏納後宮後主見其美選爲保儀
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書籍二周后相繼專房燕暱
故保儀雖見賞識終不得數御幸也元宗後主俱善
書法元宗學羊欣後主學柳公權皆得十九購藏鍾
王以來墨帖至多保儀實掌之城將陷後主謂之曰
此皆先帝所寶城若不守汝卽焚之無爲他以得及
城陷悉焚無遺者保儀亦從北遷卒於大梁又有宮
人流珠者性通慧工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
后所作邀醉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

惠問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所忘失後主大喜後不知所終

烈祖五子宋皇后生元宗楚王景遷晉王景遂齊王景達种氏生江王景湯

景遷字子通幼警敏讀書一覽輒不忘烈祖輔吳景遷尚吳公主爲駙馬都尉歷銜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參政事留東都輔政時甫成童尋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罷歸金陵爲諸道副都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年十九謚曰定無子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故烈祖在諸子中尤愛之及是始悟術士之妄

景遂仕吳爲門下侍郎烈祖受禪封壽王純厚夷淡

有士君子之操讓皇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柩
哀慟觀者聳歎烈祖殂元宗以位讓景遂大臣固持
之而止明年又命景遂總庶政已降詔僉謂不可乃
收所下詔久之又以爲太弟凡太子宫屬皆改爲太
弟官屬景遂固辭雖不得命終恐懼不敢安處乃取
老子功成名遂身退之意自爲字曰退身以見志平
居好客善屬文燕集無虛日贊善大夫張易峭直喜
盡言景遂嘗賦詩頗纖麗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嘗
怒碎玉杯於坐景遂亟推謝無迕色及易出使契丹
景遂上言力諫以爲易國士也宜夙夜納誨今使航
不測之淵報聘遠夷非國之利元宗報之曰易固奇
士海神當畏之竟遣行景遂在東宮十三年屢乞歸
藩交泰元年三月始改授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

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晉王以樞密副使
李徵古爲鎮南節度副使佐之徵古習驕嫚至鎮專
恣尤甚景遂積久不能堪欲斬之而自拘有司左右
諫止初景遂之出鎮也弘冀爲太子弘冀嘗被譴於
元宗有復立景遂之意景遂在鎮亦頗忽忽多忿讒
嘗以忤意殺都押衙袁從範之子弘冀刺知之乃使
親吏持醢遺從範使毒景遂景遂擊鞠而渴索漿從
範毒漿以進之暴卒年三十九未斂體已潰元宗素
友愛聞訃悲悼左右欲少慰釋之因妾曰太弟初得
疾忽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
醢之事竟不之知廢朝七日贈太弟諡文成景報
景達生於吳順義四年是歲大旱烈祖方輔政極於
焦勞七月旣望霽而得雨景達以是日生烈祖喜故

小名兩師稍長神觀爽邁異於他兒烈祖深器之受
 禪封信王烈祖欲以爲嗣難於越次故不果烈祖殂
 景遷已前死元宗稱疾固讓景遂欲以次及景達承
 先帝遺意既迫於羣下之議不得行乃立景遂爲太
 弟景達自燕王徙封齊王爲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
 景達孝友純至嘗從遊後苑泛舟池中元宗舟覆景
 達在他舟初不善泅遽躍入水中負元宗出入以爲
 精誠所感性剛正疾惡朝廷嚴憚之帝每召宗室近
 臣曲宴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憑寵笑呼旁若無
 人景達屢訶詰之復極諫元宗他日宴於東宮延巳
 愧二弟之命不出於己欲以虛辭爲德陽醉撫景達
 背曰爾勿忘我景達不勝其忿拂衣入奏請斬延巳
 元宗諭解久之乃已張易語景達曰殿下力未能去

羣小而數面折之使之懼而自謀豈易測哉景達悟自是畏禍遇曲燕輒以疾辭保大末淮南交兵景達以元帥督師陳覺爲監軍使軍政皆決於覺景達署牘尾而已朱元叛壽州陷皆覺爲之景達亦不能詰初出師五萬而俘死亡叛者四萬景達及覺引殘兵歸金陵上還印綬元宗恐其無功自愧乃拜天策上將軍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鎮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川牧在鎮十餘年後主嗣位加太師尚書令甚尊禮之卒於鎮年四十八在烈祖諸子中最爲壽矣贈大弟諡昭孝遺命留葬江州廬山初景達好神仙道家之說記室徐鉉獻述仙賦以諷行於世

景揚字宣遠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景揚以是日生故小名仁壽烈祖甚愛之母种氏得

譴宋皇后鞠養景暘如己出元宗嗣位封保寧王徙封信王出爲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虔人安其政贛令卒尉邵繼良攝令以令成喪日張樂宴飲景暘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書記孫峴苦言規正之景暘大重之峴卒言及必流涕厚卹其孤後主立進封江王加兼中書令元宗後主皆酷好浮屠羣臣化之政事日弛景暘獨尊六經名教排斥浮屠不少撓在鎮十一年卒年三十一贈中書令諡昭順

元宗十子弘冀弘茂後主從善從鎰從謙從慶從信凡八人可見而從慶從信失其官封又二人并逸其名鍾皇后生弘冀後主從善從謙自弘茂以下皆不知其母

弘冀元宗長子故唐之末民間相傳識曰東海鯉魚

飛上天而烈祖果育於徐氏因信符讖又有讖曰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向左邊元宗欲其子應之乃名之曰弘冀初封東平公徙王南昌元宗嗣位以弟景遂爲兵馬元帥景達爲副元帥誓於烈祖梓宮前約兄弟相傳而出弘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爲太弟又徙鎮潤州封燕王弘冀爲人沉厚寡言周師陷廣陵吳越亦攻我常州元宗念弘冀尙少不習軍旅事遣使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富於春秋然元帥之重衆心所恃忽棄其師而歸則部下必亂歸欲何之弘冀善其言聞於元宗卽日大爲戰守之備部分諸將皆愜服士心元宗使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至潤州樞密副使李徵古白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弘冀察克宏有才略謂曰

君第前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在
旦暮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亦
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
將佐數十人俘於潤州弘冀以時方艱危悉驅出轅
門斬之人壯其決然元宗以其專誅殺不悅者久之
及太弟景遂力請歸藩而景達爲元帥奔潰南歸獨
弘冀有功遂立爲太子參決政事元宗仁厚羣下多
縱弛至是弘冀以剛斷濟之紀綱頗振起而元宗復
怒其不遵法度一日怒甚以打球杖笞之曰吾行召
景遂矣弘冀大懼故景遂遇醜語在其傳元宗旣請
盟於周以在位久恥於降屈屢遣使請於世宗欲傳
位弘冀使爲大國附庸世宗賜書力止之其詞曰皇
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茲睹來章備形縲紲旨敘此日

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兵不
息備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辭雖古者省咎責躬
因災致懼亦無以過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爲
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驩心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
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懷康濟之誠且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昔之聖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斯景
福之彌遠諒惟英敏必照誠懷書詞溫潤略似敵國
元宗乃已世宗遣使至亦別賜弘冀國信以爲常顯
德六年七月弘冀屬疾數見景遂爲厲九月丙午卒
有司謚曰宣武句容尉張洎上書謂世子之德在侍
膳問安今標顯武功垂示後世非所以防微杜漸也
洎知元宗猶銜弘冀專殺事其說蓋出於揣摩元宗
果大以爲然改謚曰文獻而洎由此進用

弘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穎異善歌詩格調清古
年十四爲侍衛諸軍都虞候封樂安公騎射擊刺皆
精習又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客朝士燕遊惟
以賦詩爲樂初弘冀剛嚴人多憚之故時望歸弘茂
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王弘茂之幼有異僧言人
壽夭禍福多驗元宗使視弘茂僧書九十一字以獻
及卒年一十九

從善字子師元宗第七子器度凝遠封紀國公使周
會帝卽位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之初從善與
鍾謨相附結謨輒請以從善爲嗣元宗雖不從然意
亦自愛從善其遷南都也使主扈從諸軍元宗殂未
御梓宮從善輒從徐遊求遺詔遊厲色拒之至金陵
具以事聞後主素友愛略不以介意愈加輯睦進封

韓王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開寶四年遣朝京師太祖已有意召後主歸闕即拜從善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封其母凌氏吳國太夫人後主聞命手疏求從善歸國太祖不許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幙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而後主愈悲思每憑高北望泣下霑襟左右不敢仰視由是歲時遊燕多罷不講常製却登高文曰玉宇澄醪金盤繡餠菜房氣烈菊蕊香豪左右進而言曰惟芳時之令月可籍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褒乎予告之曰昔予之壯也意如馬心如猿情槃樂恣驩賞忘勞惰心志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二秦之選曹量珠聘妓綉綵維艘被牆宇以耗帛論丘山而委糟年年不負登臨節歲歲何曾捨逸遨

小作花枝金翦菊長裁羅被翠爲袍豈知萑葦乎性
忘長夜之靡靡宴安其毒累大德於滔滔今予之齒
老矣心悽焉而怵怵愴家艱之如燬榮離緒之鬱陶
陟彼岡兮跂予足望復關兮睇予目原有鷓兮相從
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空蒼蒼兮風淒淒心躑躅兮淚
連洏無一驩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戲噫嘻爾之
告我曾非所宜從善妃屢詣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
輒避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憐之國亡改授右神武
大將軍太平興國初改右千牛衛上將軍雍熙四年
卒年四十八

從鎰元宗第八子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太祖親征揚
州李重進遣從鎰朝行在進封鄧王出鎮宣州後主
宴餞綺霞閣與近臣俱賦詩而後主自爲序及貶制

度降江國公太祖以不朝來討後主遣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大兵悉已南渡從鎰留京師館懷信驛捷奏至百僚稱賀閣門趣隨班入邸吏亦謂當有貢獻其介潘慎修以爲國被討瀕亡而使者旅賀非禮但奉方物以待罪太祖嘉其知禮爲易供帳加賜牲餼上樽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鎰歸國諭指令後主亟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俟之而後主卒不行以至城陷從鎰從後主北歸改名從浦卒

從謙元宗第九子數歲爲奕棋詩有思致後主賞歎之歷封鄂國公宜春王進吉王及貶制度降鄂國公歸朝爲右神武大將軍淳化五年九月以本官出爲安遠行軍司馬後不知其所終

從慶失其官封

從信逸其行實

後主二子仲寓仲宣皆昭惠周后所生

仲寓字叔章初封清源郡公國亡北遷宋授右千牛
衛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逾制太宗臨之遣使勞問
終喪賜積珍坊第一區久之自言族大家貧求治郡
拜郢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爲治吏民安之淳化五年
八月卒年三十七子正言好學亦早卒於是後主之
後遂絕初江南聞後主凶問父老皆巷哭及是其嗣
續殄絕遺民猶爲之興悼云大國嘉其哀
仲宣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仲宣封宣城公三
歲誦孝經不遺一字宮中燕侍合禮如在朝廷昭惠
后尤愛之宋乾德二年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像前
有大琉璃燈爲猫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癩得

疾竟卒追封岐王謚懷獻時昭惠后已疾甚聞仲宣
夭悲哀更遽數日而絕

後生... 所生...

... 宋後有...

... 道後...

... 夫來...

... 化五年...

八月... 後主...

... 是...

... 宣...

... 宣...

... 宣...

天悲... 而...

... 宣...

南唐書卷第十七

雜藝方士節義列傳第十四

吳廷紹爲太醫令烈祖因食飴喉中噎國醫皆莫能愈廷紹尙未知名獨謂當進楮實湯一服疾失去馮延己苦腦中痛累日不減廷紹密詰廚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對曰多食山雞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羣醫默識之他日取用皆不驗或扣之答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潘辰往來江淮間自稱野客嘗依海州刺史鄭匡國不甚見禮館之馬廐旁一日從匡國獵近郊匡國妻行至廐中因視辰所居四壁蕭然葦席竹筍而已發筍觀二錫丸亦頗怪之辰歸大驚曰何物婦人觸吾

劍賴吾攝其光芒不然身首殊矣或以告匡國匡國
竦然曰殆劍客也求學其術辰曰姑一試之乃俱至
靜院探懷出二錫丸置掌中俄而氣出指端如二白
虹旋繞匡國頸有聲錚然匡國汗下如雨曰先生之
術神矣觀止矣辰笑引手收之復爲錫丸匡國表薦
於烈祖召居紫極宮數年卒
李冠善吹洞簫悲壯入雲元宗將召之會軍旅事興
不暇司徒李建勳亦知音絕歎賞之冠輒不遇周顯
德中北遊梁宋每醉輒登市樓長嘯後不知所終
某御廚者失其姓名唐長安舊人也從中使至江表
未還聞崔胤誅北司遂亡命而某留事吳及烈祖受
禪御膳宴設賴之略有中朝承平遺風其食味有鷺
鷺餅天喜餅馳蹄燂春分燂密雲餅鐺糟灸瓏瓏燂

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母饅頭舊法具存

申漸高優人昇元中爲教坊部長時關征苛急屬畿
內旱一日宴北苑烈祖顧侍臣曰近郊頗得雨獨都
城未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寃乎漸高遽進曰大家何
怪此乃雨畏抽稅故不敢入京爾烈祖大笑明日下
詔弛稅額信宿大雨霑洽周本自吳時有威望烈祖
慮其難制因內宴引鴆酒賜本本覺之輒取御杯均
酒之半以進曰願以此上千萬壽庶明君臣一心烈
祖失色左右莫知所爲漸高託俳戲舞袂升殿曰勅
賜臣漸高併飲之納杯懷中而出烈祖密遣中人持
藥解之不及腦裂而卒至元宗時又有李家明亦優
人宋齊丘止一子輒死悲哭踰月齊王景達勉之不
從家明曰是易喻爾作紙鳶大書其上曰一子不能

捨如讓皇百口何縱之墜其第中齊丘取觀爲技淚
而止元宗失江北遷豫章龍舟至趙屯舉酒望皖公
山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家明對曰此舒州皖公
山也因獻詩曰皖公山縱好不落御觴中元宗太息
罷酒去

譚紫霄泉州人幼爲道士初有陳守元者亦道士劇
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朱墨如
新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
得道陵天心正法劾鬼魅治疾病多效閩王王昶尊
事之號金門羽客正一先生閩亡遁居廬山棲隱洞
學者百餘人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嘗殺女奴投尸井
中人無知者遇疾召紫霄中夜被髮仗劍考治見女
厲自訴詰旦屏人以語敬洙乃丹篆符遣之疾卽愈

廬山僧闢路有大石堅不可鑿紫霄往視曰此固易爾索杯水噴之命工施鑿應手如粉後主聞其名召見賜官階辭不受俄無疾卒年百餘歲今言天心法者祖紫霄

史守冲潘辰皆不知何許人烈祖嘗夢得神丹既覺語左右欲物色訪求而守冲適詣宮門獻丹方展亦以方繼進烈祖皆神之以爲僊人使鍊金石爲丹服之多暴怒羣臣奏事往往厲聲色詰讓嘗以其藥賜李建勳建勳乘間言曰臣服甫數日已覺炎躁此豈可常進哉烈祖笑曰孤服之已久寧有是事諫者皆不從俄而疽發遂至大漸臨終謂元宗曰吾服金石求長年今反若此汝宜以爲戒也

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耿少爲女道士玉貌烏爪常

著碧霞帔自稱比丘先生始因宋齊丘進嘗見宮婢持糞埽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取置鑪中烹煉良久皆成白金嘗遇雪擁鑪索金盆貯雪令宮人握雪成錠投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猶在又能燭麥粒成圓珠光彩粲然奪真大食國進龍腦油元宗祕愛耿視之曰此未爲佳者以夾縑囊貯白龍腦數斤懸之有頃瀝液如注香味逾於所進遂得幸於元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及霽娠已失矣久之宮中忽失元敬宋太后所在耿亦隱去幾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二十里方山寶華宮元宗亟命齊王景遂往迎太后見與數道士方酣飲乃迎還宮道士皆誅死耿亦不復得入宮中然猶往來江淮後不知所終金陵好事家至今猶有耿先生寫

真云

古史官書忠義孝行列女各爲傳南唐偏方短世又
史牒放逸不能盡見撫其僅可書者合爲節義傳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爲兵部郎中周侵淮
南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爲契丹陳利
害甚辨契丹本通南唐徒持虛辭利南方茶藥珠貝
而已至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常不遣處常怨其無
信誓死國事數面諂虜主虜主亦媿其言優容之以
病卒於虜

趙仁澤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爲常州團練使周大
來侵吳越乘間出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執歸之錢
唐仁澤見吳越王不拜責之曰我烈祖皇帝中興首
與先王結好質諸天地王今見利忘義將何面目入

先王廟乎吳越王怒以刀抉其口至耳丞相元德昭
嘉仁澤之忠以良藥傅瘡獲愈後不知所終
張雄失其鄉里家世周人來侵淮南民自相結爲部
伍以拒周師謂之義軍而雄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爲
義軍首領及割地徙之江南歷袁汀州刺史後主見
討保大中舊將無在者乃擢雄統軍使雄謂諸子曰
吾必死國難爾輩不從吾死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
與田欽祚戰於溧水敗績他將皆遁士卒死者萬餘
人雄與其子力戰俱死不同行者亦死於宅陳父子
八人無生存者時金陵已危蹙不復議贈卹國人哀
之

陳襄江州德安縣人唐元和中給事中京之後十世
同居長幼七百人
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異席

未冠笄者別又爲一席畜犬百餘共以一船貯食飼之一犬不至則羣犬皆不食築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鄰化其德獄訟爲之衰息昇元初州以聞詔復徭役表門閭同時見旌者尙數家皆五世同居云

永興公主烈祖女也嫁吳睿帝太子璉及禪代宋齊丘請離婚烈祖不聽公主自以爲吳室冢婦而國亡中懷憤悒聞人呼之爲公主輒悲傷流涕烈祖愧之乃以璉爲中書令池州節度使璉卒公主哭之過哀亦感疾卒

余洪妻鄭氏洪爲閩將唐師下建州裨將王建封得鄭氏以其有色而自持堅貞不撓不敢犯獻之大將查文徽文徽欲納之鄭大罵曰王師弔伐當褒錄節義以表勵風節建封出行伍尙知見憚君元帥也乃

欲爲禍首耶文徽大慚亟訪其夫歸之
吳媛浚儀人唐史官兢之後父志野義不仕梁南遊
吳遂家廬陵媛適段甲生子未晬段卒父母以媛少
議嫁之媛斨面自誓事舅姑極備敬謹教所生子爲
善士韓熙載使江南表其節云

南唐書卷第十八

浮屠契丹高麗列傳第十五

嗚呼南唐偏國短世無大淫虐徒以寢衰而亡要其最可爲後世監者酷好浮屠也初烈祖輔吳吳都廣陵而烈祖居建業大築其居窮極土木之工旣成用浮屠說作無遮大齋七會爲工匠役夫死者薦福俄有胡僧自身毒中印土來以貝葉旁行及所謂舍利者爲贄烈祖召豫章龍興寺僧智玄譯其旁行之書又命文房書華嚴論四十部奩帙副焉并圖寫製論李長者像班之境內此事佛之權輿也然烈祖未甚惑後胡僧爲姦利逐出之國人則寢已成俗矣及其末年溧水大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械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提

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始大驚異迎置宮中奉事甚謹其徒因夸以爲感應而識者按譙氏五行書知且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及元宗後主之世好之遂篤幸臣徐遊專主齋祠事羣臣和附惟恐居後宮中造佛寺十餘出金錢募民及道士爲僧都城至萬僧悉取給縣官後主退朝與后頂僧伽帽服袈裟課誦佛經胡跪稽顙至爲瘡贅手常屈指作佛印僧尼犯姦淫獄成後主每曰此等毀戒本圖婚嫁若冠笄之是中其所欲命禮佛百而捨之奏死刑日適遇其齋則於宮中佛前焚燈以達旦爲驗謂之命燈未旦而滅則論如律不然率貸死富人賂宦官竊續膏油往往獲免上下狂惑不恤政事有諫者輒被罪歛州進士汪渙上封事言梁武惑浮屠而亡陛下所知

也奈何効之後主雖擢渙爲校書郎終不能用其言
開寶初有北僧號小長老自言募化而至多持珍寶
怪物賂貴要爲奧助朝夕入論天宮地獄果報之說
後主大悅謂之一佛出世服飾皆縷金絳羅後主疑
其非法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
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帑庾又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
間聚徒千人日給盛饌有食不能盡者明日再具謂
之折倒蓋故造不祥語以搖人心及王師渡江卽其
寺爲營又有北僧立石塔於采石磯草衣藿食後主
及國人施遺之皆拒不取及王師下池州繫浮橋於
石塔然後知其爲間也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求
助對曰北兵雖強豈能當我佛力登城一麾圍城之
師爲小却後主真以爲佛力合掌歎異厚賜之下令

軍民皆誦救苦菩薩聲如江濤未幾梯衝環城矢石亂下如雨倉皇復召小長老稱疾不至始悟其姦殺之羣僧懼併坐誅乃共乞授甲出鬪死國難後主曰教法其可毀乎弗許及國亡後主入朝過臨淮往禮普光王塔施金帛猶以千計其後弟從鎰之子祝髮為僧名惟淨景德祥符中天下治安西域獻佛書甚眾惟淨博聞通梵學繙譯精密莫能及者積官試光祿卿譯經三藏亦南唐之餘習云

契丹事見唐書本傳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取其事之繫南唐者為傳

烈祖昇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及其弟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紩茶藥烈祖從之於是翰林院進二丹入

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其詞曰皇帝建西都
之歲神功邁於三古皇風格於四裔華夷咸若駿奔
結軌粵六月契丹使梅里捺盧古東丹使兵器寺少
令高徒煥奉書致貢咸集都邑公卿庶尹拜手稽首
稱賀以爲文德所服受命之符也若迺鴻荒以降驟
步相侔耀武以信威有所不及任算以御物有所不
從詩頌太原之師則用伐矣漢開朔方之地則崇力
矣若我宣猷大麓儷德無私刑于朝廷以及于荒服
旃裘左袵捧日分光殊方異產充庭納贄曰垂衣裳
而天下治斯之謂矣有司紀美烈於績事傳曰主上
明聖而德不聞有司之過也臣職在翰墨親覩隆平
敢獻贊曰赫矣聖武纂堯之緒要荒之長駿奔臣附
伏波之柱單于之臺遺鏃徒費獻琛靡來我后穆穆

我網恢恢重譯日貢皇哉唐哉四年德光遣使獻馬
百匹於是烈祖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借
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於晉高祖不可遇及境而復
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而契丹主
兀欲被殺弟述津遺元宗書曰大契丹天順皇帝謹
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乘鎔等自去秋以達
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二月二十六日部署一行
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茲蒙敦念先朝踐修舊好
既增推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篆取間道
先回用附咨報公乘鎔等已遣伴送使陳植等同回
止俟便風卽令引道而公乘鎔亦以蠟封帛書其詞
曰臣鎔自去年六月離罌油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
奉表契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

鞍馬治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閑廐
使王廷秀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九月同行大
事兀欲卽世母妻併命又遼東以西水潦壞道數百
里車馬不通今年正月方至幽州館於愍忠寺先迎
御容入宮言元欲識唐皇帝面乃引見如舊儀問國
書中機事臣卽述奕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
喜問復有何事臣云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
間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舍樂又
諭臣曰使人遠泛巨海而至不期骨肉間倏起此事
道路所聞必亦憂恐手斟一玉鍾酒先自啜乃以勸
臣令飲醕自旦至日晡始罷自是數遣使宣勞三日
一賜食謹遣王朗齎轂號子歸聞奏轂號子不知何
等語也初宋齊丘謀間晉會契丹使燕人高霸來聘

歸至淮北唐陰遣人刺殺之霸有子乾從行匿之濠
州趙是契丹頗信以爲霸之死出於晉人保大十二
年述律遣其舅來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於地視
之笑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荆罕儒
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間唐乃下令能得吾枕
者賞三百緡俄有劍客田英得之卽給賞如約仍屏
人語之曰能得江南番使頭賞三千緡英果得之自
是唐與契丹遂絕及世宗兵出淮南勅暴我罪曰蠢
爾淮甸敢拒大邦跋扈飛揚垂六十載幸累朝多事
與北虜交通厚起戎心誘爲邊患所罪狀我雖非一
然首以通契丹爲興師之名方石晉以交事契丹而
契丹每以兄事南唐蓋我狄習見唐之威靈故聞後
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亦頗恃以自

驕其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能爲南唐助也
高麗事具唐書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書南唐所載
異聞及高麗通南唐之見於傳記者

高麗至五代初國名曰大封其王高氏名躬又躬又
晚年果於誅殺吳順義二年當梁之龍德二年爲海
軍統帥王建所殺建自立去大封之名復稱高麗以
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吳天祚二年當晉之天福
元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耽浮羅於羅鐵勒東夷諸
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內列十省
四部官朝服紫丹緋綠青碧青碧以年序遷綠以上
選才能賜之俸祿賦以田租尚冠禮略如古制婚姻
男女執手自相媒許俗重匾頭生男且且按壓其首
惟恐不匾也昇元二年遣使來貢方物所上書稱牋

大略云今年六月內當國中原府入吳越國使張訓
等回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卽登大寶
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
去卽禪瑤圖舜念歷數在躬遂傳玉璽逮夙惟庸陋
獲託生成所恨沃日波遙浮天浪闊幸遇龍飛之旦
阻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舞激切之至儀式
如表而不稱臣烈祖御武功殿設細仗見其使自言
代主朝覲拜舞甚恭宴於崇英殿出龜茲樂作番戲
召學士承旨孫忌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郎柳勳
律來貢方物其後史冊殘缺來與否不可攷矣

是書凡馬令胡恢陸游二本先輩云馬胡詮次

識力相似而陸獨遺邁得史遷家法今馬本盛
行胡本不傳放翁書一十八卷僅見于鹽官胡

孝轅秘冊函中又半燼於武林之火庚午夏仲
購其焚餘板一百有奇斷蝕不能讀曰簡家藏
抄本訂正附梓於全集逸稿之末至若與馬玄
康異同繁簡已詳見胡沈兩公跋語云湖南毛
晉識

晉書

東吳同舉蘭已轉長防於函公親筆不離南手
時不信玉樹林竹全葉幾謝之夫至苦與馮文
顯其焚殺妹一百首奇機檢不類語曰爾家燕
李壽壽冊函中又半盡公為杜之入與千夏中